

喜马拉雅北麓非虚构作品

密生 码灵

古岳 著

密生灵码

SHENGLING MIMA

古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灵密码 / 古岳著.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25-05413-1

I. ①生… II. ①古…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370 号

生灵密码

古岳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413-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每次看到关在笼子里的雪豹，我都会暂时忘记那些铁栏，想起我们曾在大雪纷飞的荒凉山坡上见面。希望其他人也能获得这种个人记忆中的美景，直到永远。”

这是世界著名野生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在《与兽同在——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一书中的一段话。我曾有幸与夏勒博士有过一两次会面，并作过一次算得上深入的交谈——在本书中，我特意收录了对他进行访谈的文字。以我的体会，他是想告诉我们，对很多人来说，除了关在铁笼子里的那些稀有野生动物外，很多野生动物其实我们已经难得一见，能在旷野见到它们的机会更是非常有限。而对一个人来说，那样的记忆却是值得珍藏。他希望

望人们的记忆中永远能有这样的美景。

因为生于乡野山村和我所从事新闻职业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是个幸运的人。我从小生活长大的地方，一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很多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而职业又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到处行走的便利条件，因为喜欢山野，所以，我大半生的时间都是在山野间行走，便也有机会见到过不少野生动物，至少青藏高原的很多野生动物是见过的，譬如野牦牛、藏羚羊、棕熊、雪豹、藏野驴、岩羊、盘羊、白唇鹿、马鹿、藏原羚、黑颈鹤、天鹅、蓝马鸡、戴胜、秃鹫、草原雕、狐狸、狼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且，我还喜欢留意搜集有关这些动物的传说和故事，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就成了人生中的一大收获和乐事。

前些日子，想起曾经的那些往事，按捺不住，随手写下了一些文字，觉得里面所讲述的那些事情是耐人寻味的，于是心中充满喜悦。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也具有这样的意义，便有了一种想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快乐的冲动。是



的，我写的是一群动物的故事，我可以说它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也可以这样看待它们。从很多动物身上我们看到，它们与人类曾经是何等亲密，它们身上烙有人类文化的神秘印记。人类也一直在津津有味地讲述它们的故事，像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往事。有很多故事，之前我已经写到过，便不再重复——那些文字曾收入其他书中已经出版，这本书中也不再收录。当然，还有很多动物的故事，我在这本书里也不曾写到，日后也许还会继续这样的书写，那是后话了。

不过，请记住，我并不是一个野生生物学家，也非自然博物学家，而只是一个自然书写者，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一只是想留住一种记忆。在很多方面，我的观察和判断未必是正确的，至少我并不十分确定——很有可能还是非常荒谬的，只是自己的一种猜想。可是谁又能确定呢？我们与它们无法像人与人那样交谈——虽然我们确实是朋友，至少应该是朋友——甚至也无法近距离接触，比如握个手、道个别什么的。它们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奇怪举动时，究

竟在想些什么，其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不得而知。比如你写一头狮子或一头鹿，即使再精彩的书写，那也是人的感觉，是一个人留下的某种痕迹，而在狮子和鹿的眼里未必是这样，也许什么都不是，它们说不定会觉得那是一种羞辱。

这也许是自然书写的一大局限。说白了，我们试图以书写者的视角和心思讲述一个自己并不太清楚的世界，自以为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恰恰相反，它会使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并亲近大自然，并探索构建一种相互感知和信赖途径的可能。假如我们的本意是友善的，进而用这样的书写传递一种天地伦理的悲悯情怀，唤醒对自然万物的慈悲之心，相信万物会感受到我们的慈悲，并以它们的方式将万物更大的慈悲回赠给我们。我们与大自然原本并没有这么大的隔阂，而是血脉相连，心心相印。只是到后来，我们才渐行渐远，好像远得已经无法回去。这就像原本我们手中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扇门，可是我们把它遗失了。于是，我们就像一个回不了

家的孩子，在到处找寻这把钥匙。我们需要找回这把钥匙。而从根本上讲，自然书写的意义在于大自然本身所启示的奥义，一个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讲述记忆中的那些往事，尽可能地留住那些记忆，也许还有自己意外的发现。不过，在书写之前，他最好先把自己放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找回自己的谦卑。尔后，试着书写自然万物的荣光和自己作为生命的骄傲，与更多的人去分享大自然的奥义和生命的荣耀。他本身并不通晓秘密，他只是一个秘密的传递者。秘密一直被大自然本身所珍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自然书写或许真的是一种描摹自己也并不熟悉的事物时所留下的痕迹。就像加里·斯奈德所说的那样：“叙事是我们留在世上的一种痕迹。我们所有的文学都是痕迹，就像我们的同类——荒野人留下的神话，他们留下的只是神话和一点石器。其他种类的生物有他们自己的文学。在鹿的世界里，叙事是一种气味痕迹，从鹿通向鹿，一种天然的诠释艺术。”加里·斯奈德以自然

书写著称于世，他所倡导的处所生存观、重新栖居观对自然书写或世界生态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维克多·雨果说：“在人与动物、花朵等自然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至今罕有人知，但终会人所共知。”（转引自夏勒所著《与兽同在》）想必，生灵万物都在遵循这样一个伟大准则，它应该是自然万物恒定的伦理秩序，所有的自然书写都应具有深切的伦理情怀。自然万物看似各自独立，实则机缘巧合，进而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循环系统，一个生生不息的链条。它们环环相扣，既互为支撑，也相互约束，并为之自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求得万物的和谐与平衡。蝼蚁爬虫、飞禽走兽以及所有的动植物（包括人类）概莫能外。

“一种循环就这样形成了。这种循环能使苏门羚免遭病毒和细菌的侵害。不仅麝，不仅动物，山野之上的许多植物对空气、土壤、水体都有净化的意义，甚至对整个大自然都会产生极其微妙的调节和平衡作用。当然，还有各



种各样的矿物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应该是一个由分子、原子和粒子组成的微循环系统，调伏生命万物的神经，并疏通其筋脉，使其运行自在圆满。何为自在？自在就是你在，你在就是他在，就是一切都在。一切的自在，就是圆满。生命万物需要这种亲密无间的协调与配合，它是我们这个星球和宇宙得以存在和维系的内在逻辑，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有舍才会得，施爱者一定会被爱，这便是慈悲。这是何等殊胜的造化？虽然，看不见，但它无处不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它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因为，这也是我们自身得以延续下去的根基。”

这是我在《麝与四不像（苏门羚）》一文中写下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前面我写到了一条路，一条麝走过的路，路上弥漫着麝香，对万物有益——依加里·斯奈德的说法，那是麝的文学叙事，一种天然的诠释艺术，一种痕迹，一种弥散香气的痕迹。希望你也能闻到那奇异的香味。



古岩画上的牦牛 古岳 / 摄

目录

藏羚羊迁徙之谜 / 1

天地之间一对鹤 / 10

狼 · 兔子 · 狐狸 / 25

猫与猫头鹰 / 33

布谷鸟 · 喜鹊 · 百灵鸟 / 38

子鼠丑牛 · 猫 / 48

鼠 · 鼠兔 · 鹰 / 60

恐龙 · 人类 · 鼠类 / 70

麝与四不像 (苏门羚) / 81

猎人与鹿 / 87

棕熊与房子 / 103

蓝马鸡, 白马鸡 / 110

记忆中的雉鸡 / 122

目录

乌鸦的秋天 / 132

且放白鹿青崖间 / 142

驴·马·骡 / 154

蛇之灵 / 166

远方的野兔 / 176

草原在铁丝网一侧 / 185

地球日的蛙鸣 / 202

布谷声远野狐峡 / 215

屋后树上有鹊巢 / 230

为生灵万物探寻伟大准则的慈悲行者 / 248

藏羚羊迁徙之谜

有关藏羚羊，我曾写过不少文字，对藏羚羊所遭受的苦难有过详细的记述。如果那是灾难和死亡，你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它生的样子，也或者是它生生不息的一个秘密。

这是藏羚羊的生存密码，一个有关生命的秘密。对这个秘密，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所知甚少。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精灵，其栖息地覆盖了包括可可西里、羌塘、阿尔金山在内的广袤大地，其总面积可能比一个青海省的面积还要大。除了一个季节，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它们一群群都分散栖息在如此辽阔的高原大地上，生存区域东西相跨 1600 公里。据我的观察分析，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土著游牧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专属的牧场和相对固定的



藏羚羊 曹生渊/摄

家园，无论怎么迁徙，最终它们还会回到曾经的草原，继续亿万年苦苦坚守下来的那一种生活。

可是，有一个季节不是这样。这是一个迁徙的季节。

到了这个季节，它们像是听到了一种召唤，会从高原的四面八方一个地方迁徙和集结，而后又从那里原路返回。这是地球上最为恢宏的三种有蹄类动物的大迁徙之一，场面壮观，气势宏伟——另两大有蹄类动物是非洲角马和北极驯鹿。藏羚羊大迁徙的集结地就是卓乃湖、可可西里湖和太阳湖一带。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的迁徙之旅，它们之所以历经艰辛赶往这里，就是要在这一带产下自己的孩子，所以，有人把这个地方称为藏羚羊的天然大“产房”，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藏羚羊的摇篮。

它们在每年的11月至12月完成交配。每年4月底，公母藏羚羊开始分群而居，尔后，当高原的夏天来临时，大迁徙开始了，包括雌羔在内的所有母羊都会向着那个地方集体迁徙。大约一个月之后抵达目的地。而后稍事休息，一调整好身体状态，便会在那里产下新的生命，数万藏羚



羊一起产羔。尔后精心哺育，过不了几天，小羊羔就能随母亲回迁。回迁之旅就要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一次漫长的生命跋涉即将开始。这种生命之旅，每年重复一次，一代代藏羚羊都不会忘记迁徙的季节和路线。如此循环往复，从未改变。即使上世纪末，藏羚羊由此引来灭绝性的灾难时，一到那个季节，它们依然会踏上那条迁徙之路。

藏羚羊为何不在原栖息地产羔，而非要冒着生命危险经过长途跋涉，集结到那个固定的地方去共同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呢？如果那是命中注定的选择，那么，又是谁确定了这样一个方向，划定了这样一片土地范围，专门用来迎接新的生命？如果那是它们自己的选择，那么，它们又是靠什么来取得联系，以致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之众的生灵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启程，向一个共同的地点集结？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是什么吸引着它们、召唤着它们？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次走向那片荒原，去寻访藏羚羊时，我与很多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也曾设想过无数的可能，但一直没有找